

有人说，我的故乡没有秋天。昨日还是艳阳高照，热浪滚滚，暑气难挡，今天就寒凉已至，酷暑不再，冷风袭人，刚脱下短袖就穿上了羽绒服。——半天时间，夏天与冬天就这样越过秋天断崖式更迭交替。

对此，我不敢苟同。我的故乡盐湖位于关中原东部、黄河“几”字弯的最后一笔处，被三山（吕梁山坐于北，太行山立于东，中条山横于南）一水（黄河）围在其中，是人类历史上最适宜居住的地区之一。这里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四季分明的气候环境，给早期的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。因此，从远古时代起，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，缔造了人类早期的文明，被称为是华夏民族灿烂文化的摇篮。在我心目中，故乡的秋天是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是一个诗与梦完美结合的季节。它的浪漫，它的包容，它的丰硕，它的深远，无不让我钟爱至极。

不知不觉，吹在身上的风变得清爽起来，人们不再受烧烤般的高温折磨而汗流浹背，拥有一份独到的舒适和惬意，心境也因此格外爽朗平和。不经意间抬头仰望晴空，似乎在一夜之间竟显得高远了很多。就连原来慵懒无聊的浮云，也好像刚刚睡醒了一样，缓缓地舒上一口气，柔情万种地舒展开柔软的腰肢，渐渐变得精神焕发。微风徐徐中，在树木枝头摇曳着柔润缠绵的叶儿，泛着浅黄色旋舞着纷纷落下。这时候，我知道故乡的秋天来了。

故乡的秋是个值得赞美的季节。每年立秋后，故乡的秋天就像一位高洁素雅的少女迈着轻盈的步子，悄无声息地款款而来。它带给人们的是更多的喜悦、更多的收获、更多的遐想。

清晨，应和着清风缓缓的旋律，徜徉在峨嵋岭上弯弯曲曲的田间小径，徘徊在流水潺潺、微波荡漾的涑水河边，抑或漫步在倒映着蜿蜒起伏盐山的盐湖之畔，大口大口呼吸着氤氲在空气中沁人心脾的瓜果馨香，一种舒心爽朗的感觉顿时洋溢在奔腾不息的血液里。

故乡的秋天是丰盈的，广袤的田野到处都充盈着成熟的喜悦。圆润硕大的苹果涨红了脸，一阵微风拂过，果香四溢，让人垂涎；金灿灿的酥梨挂在枝头，从远处看就像无数颗闪烁的星星落在人间；成熟的高粱摇曳着丰满的穗头，好似波动着的红海；黄澄澄的谷穗笑弯了腰，向着农人鞠躬敬礼；棒槌般的玉米咧开了嘴，露出满口金黄的牙齿；胀圆了肚子的大豆被风吹得乐出了声；葡萄架上的那一串串葡萄像珍珠玛瑙一般，让人看了之后就欢喜得不得了……田里更是一片丰收的景象，各类收割机轰鸣着，父老乡亲挥洒着汗水忙着收获，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。这样的秋，是五谷丰登，是硕果累累，是乡民陶醉……

我喜欢故乡的秋，不止那累累的丰硕，还有那些时光沉淀的稳重；还有那渐渐由浓墨重彩而素淡或泛红的颜色；更有那搅拌糍合着泥土气味的缕缕秋香。

故乡的秋，从春天到冬天，从播种到成长，体验了一种自然的喜怒哀乐。比起春的生机盎然，夏的激情热烈，冬的肃杀庄严，秋则显得更加温柔靓丽。在连绵不绝的风雨中，秋更多的是沉静和内敛，历经红尘喧嚣之后，渐渐走向成熟稳重，学会了从容淡定。

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红叶，秋天的使者。故乡的红叶不是火炬树、元宝枫之类的名贵品种，而是不起眼的柿子树。霜降过后，柿叶逐渐泛红，相伴枝头上挂着红彤彤的柿子，或层林尽染，或轻盈地落在闪着晨露的草尖。巴掌大的叶片若一只只红色靓丽的蝴蝶，秋风一吹，扑棱着翅膀翩翩起舞，成了深秋山野水墨风景画中的一大亮点。我敬佩柿树红叶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所尽显的从容与坦然，由此偏爱柿子树。它们不计较恶劣的生存环境，即使在十分干旱和瘠薄的土地上也照样顽强地生长，这种性格与故乡的先祖们极其相像。听老人讲，很多年前村里的生产

## 凡人情思

# 有种爱叫相濡以沫

■王会亮

岳母走了，离世时将近60周岁。岳母身患癌症，从44岁患乳腺癌，到后来的肺癌和肝癌，16年的抗癌化疗中，岳父始终陪伴在她左右。

岳母离世前的那年冬天，她的病情再次恶化，生命渐渐走到了尽头，岌岌可危，连医生也奈何不得。她老人家头脑不糊涂，知道自己病情，担心自己不剩不到家，非个偏执地放弃了在省城医院的治疗。叶落要归根，儿女们都懂她的心意，只好遵照她的意思办理了出院手续。

岳父和岳母回来后，先住在我家。我家在县城，不远处就是县人民医院，

这对于岳母维持生命来说较为便利，而且，离乡下老家并没有太远的路程。那段时间，是岳母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，我和妻子在尽孝的同时，见证了一段相濡以沫的爱情。

岳父和岳母是同年，在妻子的记忆中，父母恩爱，互相关心，养儿育女，勤俭持家，从没有拌过嘴、吵过架。我无限相信妻子的话，因为岳父对岳母的深爱时常会映入我的眼帘，烙印在我的心底。每天早上，岳父都会早早起床，在屋里忙着给岳母做饭。好几次，妻子都要抢着去做饭，但被岳母婉言拒绝了。岳父说：“你妈最爱吃的就是我做

的饭，她的口味我最了解，咸了淡了，凉了热了，你掌握不了，再说了，你妈这病情不好，为你妈做饭的机会也没有几天了。”说着，岳父的眼里就湿湿的。

吃完早饭，岳父就搀扶着岳母到县医院扎针输液。输液回来，岳父就抱着瘦弱的岳母斜靠在我的沙发上看电视，时不时地给岳母讲笑话逗她开心。岳母很少说话，但只要岳父在她身边，脸上便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少年夫妻老来伴。有一次，我看见岳母的腿轻轻地挪动了一下，岳父就立刻把岳母的腿抱放在自己的腿上，不停地捶着、按着、揉着。岳父说：“是不

条件比较落后，土地零散，干旱缺水，但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，父老乡亲们并没有悲观失望、怨天尤人，没有选择逃离，他们对生活一样充满信心，靠着不懈的奋斗去改变命运。故乡的秋，虽然不会呈现漫野红透的景观，可她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整个田野呈现出耀目的颜色，俨然一幅绿色为基调，黄色、橙色、灰白交错，伴着秋风轮番上场，不断变幻的绚丽多彩的油画，安详中折透出静美，素淡中蕴含着明媚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秋香，多有诗意的一个词语，这种香味唯有故乡的乡间和田野才能闻到。那香气或浓或淡或清或醇，或宁静悠远或明净绵长。高粱的醇香有股处子的青涩，棉花的香气中浸透着阳光的温馨，花生、红薯散发出泥土芳香，苹果、酥梨、石榴、红枣甜丝丝的香味诱惑无限，柿子从秋天一直香到寒露和霜降，直至冬天叶子全然落光，于雪花飘飘中仍在枝头红艳艳地摇曳。

秋天的村野，野草是香的，树叶也是香的。于无声处，蟋蟀的欢歌、秋后蚂蚱的咏叹都有股子清香。一抬头，中秋的圆月是香的；一低头，湿鞋的露珠也是香的。

三  
浅秋时节，故乡的大地不像春天百花盛开，娇艳夺目；也不像夏天炎热难熬，咄咄逼人；更不像冬天的皑皑白雪，寒冷萧条。它具有清爽快乐、喜悦丰收的气息。正如苏轼

所云：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缠绵的秋雨在悄然中降临。瞬间，雨幕覆盖了大地，也覆盖了所有的喧嚣和浮躁。经过一场秋雨的洗礼，故乡的山青翠叠秀，故乡的树木禾禾碧绿泛秋，故乡的人神气朗然。浅秋的雨像是水墨大师，以橙黄或深绿为基调，浓墨重彩，绘出一幅秀美的画卷，让人们在这幅多彩的动感画卷里尽情分享秋的节奏、感受秋的喜悦，收获秋的果实，尽情品尝秋的甘醇美味。而这种缘起舌尖上的记忆和思念，也使得秋成了故乡里最难以忘怀的季节。

深秋时节，秋高气爽，一片迷离色彩。放眼整个故乡，树皆秋色，村村落金晖。尤其是碧空如洗的十月，故乡的秋更是蕴含了别样风情。萧萧林木褪去了浓妆艳抹趋于淡妆素裹；一抹抹柳绿花明，渐渐隐去了芬芳，流逝的是一场场邂逅柔情的旖旎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《诗经》中描绘的深秋美妙动人的场景，把故乡的山水完全演绎成了一种炫目、震撼的秋之美。

深秋是中条山一年中最美的时节，由凤凰谷登顶主峰，看天地苍茫，气势雄浑，豪气顿生。细瞧，浓雾沾着晶莹的露珠紧锁着山脊，自上而下，披挂在矗立山巅，缓缓起舞的风电叶轮之上。须臾间，秋阳渐渐升起，穿云破雾，幻化出点点碎金，轻轻铺满朦胧中童话般的“风车王国”，天高云淡中，巨大的银色“翅膀”与褐色的峰峦组成了一道最浪漫而壮丽的风景线。

深秋时节的盐湖更是风光无限。随着气温的变化，古老的盐湖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从空中俯瞰，盐湖宛若巨型调色板，其高饱和度的色彩美若童话，令人陶醉。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，这里成为珍稀动物生活的乐园，欣赏沿湖风光之际，成群的珍禽水鸟会与你不期而遇。一丛丛芦花竞相开放，簇拥摇曳的芦苇花相间星罗棋布的红色碱蓬草，层层叠叠绽放在蓝天白云之下，像一支支饱蘸诗情的妙笔，流淌着不可言状的神韵，把故乡母亲湖的深秋点缀得精美绝伦。远远望去，狭长的湖面就像一首朦胧诗，满载着诗情和画意。

对我来说，临湖观落日，特别是秋日雨后斜阳，乌云消散，白云悬浮在苍穹，阳光映射下的彩霞与野鸭一起飞翔。大雨后的湖水显得异常充盈，远远望去，湖水似乎和天空连接在一起。相邀几挚友置身其中，共同感受大诗人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古绝唱，实乃美事一桩……

故乡的秋，如诗如画；故乡的秋，如梦如幻；故乡的秋，最令人心驰神往；故乡的秋，永远是排解不去的悠悠乡愁。

我爱故乡，我更爱故乡的秋天！

## 小小说

# 守护

■袁省梅

工地上的人都叫老刘大师傅。大师傅，本是个平常的称呼，工地上的人喊起老刘来，却含了敬畏和巴结。谁都能掂出这敬畏和巴结能有几分真心，不过是牵着老刘手里的勺子去的。老刘是工地食堂的厨子，工人们不敢得罪他。勺子在老刘手上，他这样一抖是两三片肉，那样一抖，你就只能看见肉了。看见还不如看不见。偏偏的，那肉片就像鱼一样，在你眼前搔首弄姿一下，倏地就没了影了。

谁叫你得罪老刘呢？再说没得罪。再说，勺里的那两块豆腐也要溜走。

老刘听见了，就哈哈大笑，手里的长把黑铁勺敲打着锅沿，说，胡球说啥呢，我这勺子只认碗，不认人，给谁都一样，不偏不向。

可是最近，老刘想把手里的勺子偏向于老李。

老刘一直等老李求他，多舀一块肉啊，冰箱的饺子煮点吃吧，或者是，要一棵葱几瓣蒜就饭。工人们常这样地央求他。工地上没有轻省的活，全凭饱饭出力。老刘想老李求他时，他就可以把在工地上收拾的几块板子运出去。也不是什么好板子，瓷砖的包装板，散放在太阳下，很大一堆。老李有时来打饭，有时不来。来了，也跟老刘不多说一

句话。饭缸子一伸，眉眼往锅里抬也不抬一下，不往老刘的勺子上溜一眼，一副你爱打什么打什么的样子。这下，老刘没辙了，好像是，还有点失落，有点气不过。

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你个老李！老李是工地上的保安。谁要是捡到几块废铁，拾了一些废钢筋，想拿出去卖钱，得出了工地的大门，得过了老李这一关。老李眼一闭，手一挥，就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话说回来，老李的手不抬，你休想从工地上运出去一根柴。所以，大家对老李跟老刘一样，也恭敬，也惧怕，常常的，挂着点谄媚。

连着好几天了，老刘勺下总是压着几块红烧肉，等着老李来打饭。他想，你不跟我套近乎，我跟你套。他是急着想把那几块板子运出去。可是，工人都吃完了，锅里的菜眼看着见底了，也没等见老李来打饭。老刘就想着不管了，碰见了再说。老刘趁着早上买菜、其他人都在工地上时，把板子放在三轮车上向大门口骑去。

果然，老李黑着脸像门神一样站在门口。

老李说，看着好好的板子啊。老刘当下就黑了眉眼，可嘴上还是软的，啥好板子啊，工地上扔得到处是，日晒雨淋的，不收拾，也是

个烂。

话可不能这么说，烂在工地上也是工地的，对不对？老李手里捧着钥匙，哗啦啦的，就是不开门。老刘是没想到老李对他也是这样的苛刻，可想到有求于他，也只好把一口气闷在心里，愤愤地哼了声，没接话。

换烟吃？

你啥时候见过我抽烟了，老刘黑油的手指把光头搔得哗哗响，嗯哼了半天，才说，是老乡想给屋里搭个床铺，给儿子住，儿子要来城里上学。

老李说，女的？

老刘黑红的脸倏地紫黑了，嘿，嘿，不好意思地拧着脖子，黑油的手指头又在光头上哗哗地搔，说，哪是？就是能说得来，投脾气吧，常打交道，看她也不容易，为了挣俩钱，把自己当男人使了。

老刘想把板子送给喜样。喜样在菜市场摆个小菜摊。老刘就是买菜时认识喜样的。

老李也认识老刘说的喜样，来工地送过菜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长相一般，倒是端正，爱笑，一笑，就咯咯咯地跟玻璃球在石板上蹦一样清脆。来了，就叫他大哥，给他扔几个苹果，或者是一把红枣。有一次，还送给他一双十字绣鞋垫，说是自己

## 百姓记事

2022年12月13日，我来到芮城县陌南镇政府报到。6个月之前，也就是6月12日，我拖着行李从大学所在地返回家乡，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。那时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想到，大学四年里每次往返运城北站都要路过的陌南镇，将是我以后工作的地方。从大一开始，每次从运城北站坐车回县城时，在芮城生态景观大道的人口，总会看到一面指引牌，上面写着“革命老区县委县政府旧址，朱吕村纪念馆”。指引牌极大，右边是一座古式门楼，门楼内有一条通衢大道。每次看到指引牌时，我总会心生敬慕。我当年同样不会想到，我的青春将与朱吕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到村工作以前，对于农村，我感到更多的是陌生与敬畏。大一在学校图书馆读过孝廉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，从那时明白中国农村自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与治理体系，它不同于城市，需要治理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。具体到这份工作，我最初印象来源于招聘公告中的一句话：工作地点长期在农村（社区），条件艰苦，任务繁重。但对于条件艰苦与任务的繁重程度，我的心中没有确切的答案。报到当天，我与朱吕村的“两委”班子成员

见了面，党支部书记周欢是县选派干部，1993年生，2021年到村担任党支部书记。初次见面，他极为热情，向我介绍了朱吕村的情况以及近两年所取得的成绩。后来驻村工作的大多数时间里，我们都在一起开展工作。回想入职当时，只觉得有些迷茫，到村工作到底如何开展，如何促进村民致富增收，如何让村民满意，没有人给出确切的答案。记忆尤为深刻的是，周欢书记在谈到他到村任职的经历时说：“刚上任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！于是起身，穿过庄庄重穆的县委旧址，越过源远流长的古圣旨楼，踏过碧瓦朱甍的金融史馆，远处似有村民们期待的呼唤声不断传来，想到这些，怀疑的时刻便烟消云散了。画家维瓦尔说：“你要么一眨眼就到了那儿，要么就得熬半天。”这个世界上便捷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，我们多数人也许多是后一种，苦心孤诣者非我莫属。想想生活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里老人们，想想关心朱吕发展的薛李准们，就会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乡村振兴这件事，富有挑战且极具意义，它关乎执政根基，同时又关乎社会发展。朱吕后沟的村史室，高高悬挂着一幅指引牌，上面写着“人文沃土，红色朱吕”。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，给予我们的已经足够多，如今是时候拿出我们的赤诚与勇气，去回馈这片土地。

没事时绣的。老李把鞋垫压在床单下一直没舍得用。是个好女人。老李没想到老刘跟喜样好上了。他抬眼把老刘看了又看，灿灿的，也落寞，也羡慕，默默地开了门，挥挥手，叫老刘走。看着老刘吭吭哈哈地蹬着三轮车出了大门，老李才说，不要欺负人家。

老刘说咋会呢？说完，就觉得老李的话里有话。看老李时，老李却垂下了眼皮，扭身锁了大门，去工地了。

不远处的工地上，筛灰的，运沙的，站在半空里脚手架上砌墙的，蚂蚁般不停歇地干着。搅拌机、传送带、切割机也轰轰隆隆地在忙。一刻不停。阳光静静地洒在工地上，灰的白的土尘在亮处跳，也喧嚣，也寂静。老刘看见老李晃着膀子，转过一堆沙子，又转过一堆的青砖，就隐在了建筑后面看不见了。

老刘蹬着三轮车，心想老李这个人其实也不错。听见三轮车上的板子哐哐哐地响，他高兴地唱了起来：

家乡话呀分外来，  
家乡酒呀格外香……

老刘的歌声不婉转，也不悠扬，还跑调。跑着调，他还在唱，好像是，内心有许多的快乐，必须跟着这歌声活泼泼地飞扬起来。

# 用赤诚与勇气回馈这片土地

■樊衍

周欢书记和我每次见到他，他总是询问朱吕准备进行的各种项目，热情地关心朱吕发展。这使我感到一种深深的责任感，村民们渴望过上更好的日子，渴望村里的基础设施发生更大的变化。

我记得有那么几个时刻，心中曾产生过倦怠的念头，事后回想，这些念头并非由自己控制，似乎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不断萌发。感到怀疑的时候，想到《豪勇七蛟龙》里尤尔·伯连纳对一脸怀疑的伊莱·沃勒尔说：“上马走你的！于是起身，穿过庄庄重穆的县委旧址，越过源远流长的古圣旨楼，踏过碧瓦朱甍的金融史馆，远处似有村民们期待的呼唤声不断传来，想到这些，怀疑的时刻便烟消云散了。画家维瓦尔说：“你要么一眨眼就到了那儿，要么就得熬半天。”这个世界上便捷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，我们多数人也许多是后一种，苦心孤诣者非我莫属。想想生活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里老人们，想想关心朱吕发展的薛李准们，就会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乡村振兴这件事，富有挑战且极具意义，它关乎执政根基，同时又关乎社会发展。朱吕后沟的村史室，高高悬挂着一幅指引牌，上面写着“人文沃土，红色朱吕”。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，给予我们的已经足够多，如今是时候拿出我们的赤诚与勇气，去回馈这片土地。



## 鹤雀楼

千子同心（国画）

岐朝鸽 作